

前后汉书菁华录

一函
六册

後漢書精華錄卷下

左雄陳吏事疏

本傳○字伯豪南郡涅陽人順帝初拜尚書令雄以守長數易非政之體上疏切陳帝感其言申下有司改其真偽詳所施行

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甯人甯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攷黜是以舉陶對禹

責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

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豔褒用權七子黨

進天子謂卿士皇父司徒番冢宰家伯膳大仲允內史聚子趨馬蹶師氏橋也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

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

泯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五相司封豕其民史記商鞅為秦定變法之令

人什五而相牧司犯禁相違坐不告姦者要斬楊雄長楊賦曰秦窳窳其士封豕其人也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

救赦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元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

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攷察言行信賞必罰帝廼

嘆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更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

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

首段虛引
提出甯人
得論吏

次段援古
以孝宣世
為吏治之
法

後漢書精華錄

卷下

四一四一一篇

三段陳時
樂為吏者
課吏者層
層抉發透
快絕倫

未段正文
酌定駁吏
條件都與
上文參錯
相照為一
篇歸結

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于茲為盛故能
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凰五至因以紀年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

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幸為威風
聚斂整辨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

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言上貪利如豺獸豺虎監司項背相望前後相顧與同

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于亭傳責成于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
者獲譽拘檢者離遭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名踴躍升

騰超等踰匹或致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
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作廡祿簿車馬衣服一出

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
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與服有庸常也而齊

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
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

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

生清白任也堪從政者寬其負算負欠也算口錢也儒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

迺得辟舉如此終末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

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遭流光垂祚永世

不刊鄉官百官志有鄉亭里職部吏吏曲之屬

陳仁子曰守長數易之病誠有之然為光武猶可為順帝不可光武黜陟守吏之

權專于君上故數易猶公順帝黜陟守吏之權變於官豎故數易皆私朱浮言而

從左雄言而不從其勢盖可知矣

張敦復曰論吏治以久任責成功以治效核名實允為經世之言

浦二田曰排比鋪陳質寔而不化是東京正聲其所建明則後來談吏治者率倚

為牆壁

李固遺黃瓊書

黃瓊傳○李固字子堅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

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于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

緱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

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迺以書逆遺之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

在故嵩陽縣武帝幸緱氏登太室聞呼萬歲聲者三因名

先批一筆
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

前半是勸
瓊屢辭

後漢書李固傳

卷下

徵辟故先
美其審處
而後為之
勸駕
後半是規
○舉兩層
近時之事
為鑿妙不
粘著一語

君子謂伯夷。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

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堂上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

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缺者易。汙

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會陽樊君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

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

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

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眾人嘆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

尚書
僕射

蔡邕聞之曰。商量出處。處饒有情。邕文之曲折清挺。猶有西京風氣。○徵辟之風。至

漢末極盛。是時士尚風節。敢行誼。至用世濟民之學。未敢概許也。李固存亡。關於

社稷。誠不愧斯言哉。○漢末重節義。如三李杜。謂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李膺杜密也皆不得免。時事

可知矣。獨黃瓊稍重厚。雖直言無隱。保全善類。然獲保其身。以太尉終。如陳蕃所

薦五處士。謂徐穉袁閔姜肱韋著李曇也皆不至。又翩然遠矣。

浦二田曰。漢晉之交。士風文運。一大降升。也是書丰神。已開兩晉清言之味。而其

第一條請
復三年之
喪

第二條止
廢公制之
儀

識識獨持李漢結習之流寂寥數行箴警來許勿以尺牘少之

荀爽陳便宜策

本傳○字德明潁川人兄弟八人時號荀氏八龍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

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

道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易謙卦九三交勞謙君子有終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

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

公卿群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

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

必也親喪乎昔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

之源自上而始古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公羊傳文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

正過勿憚改天下通不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

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語見易序卦夫婦人倫之

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繫辭

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舜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

帝堯之女下嫁于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

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秦者陰陽交通之時。五處尊位履順降身。應二帝婦人謂嫁乙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為湯。湯名天乙也。婦人謂嫁

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

加于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唱隨之

義。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

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

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禮咸備。各以其叙矣。禮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

時風。若五。是來備。各以其叙也。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

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

之所由來也。象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事差等。事

之降也。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義精理確。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

其氣。故能豐子孫之詳。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

竭于上。陰隔于下。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

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適猶從也。言喪身截趾。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

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練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

第四條定
禮制

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嘗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庫。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宏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卦象辭文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洪範曰。唯辟作威。唯辟作福。唯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其行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蔡邕之曰。四事皆人倫之本。禮制之要。秦漢以來。失之大者。拘儒曲生。吹疵文義。庸才俗吏。督急簿書。失得之數。莫得而本。夢夢千載。正坐此耳。漢世重經術。故政教雖失於上。而風俗猶茂於下。若關西楊氏父子。荀氏八龍兄弟。其尤賢者也。○東京奏疏。文多簡重整肅。頗少疎宕。然滌浮言。固緣此時風氣。或者以為被范蔚宗刪節。固然。至三國以後。專修飾雅鍊。略帶神韻。惟諸葛公出師表。忠義從肺腑。

流出竟為至文。曹子健高才出羣。文筆超絕。沿至六朝。遂成排偶矣。唐初陳伯玉雖有興文之功。然未見其岸異。張燕公未脫排偶。能加以典重耳。柳冕李翰筆頗疏快。而氣力尚薄。獨孤及梁肅等。自以為作手。終有愧于古也。如叙人文集。必摘其某篇佳者。而列之序中。各下評語。此最是中唐習氣。韓柳興始。大復古。韓公神矣。亦緣學識冠絕一代也。惟李習之。近似皇甫湜。李漢孫樵。但以刻琢字句為事。本領亦薄。劉復愚則又專主於超脫譎怪。別一種也。

荀悅前漢紀論

悅字仲豫。爽之侄。獻帝時。遷秘書監。侍中。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令。悅依左氏傳體為漢紀三十篇。范書謂其辭約事詳。論辨多美。載其序而不載長文。今附之。

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于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專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迺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

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而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歸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人民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

蔡聞之曰：憂深探本之論，三代以下第一經濟也。朱子深以為然。其後周隋之間，稍見施行。至唐租庸調而法始備。

按本傳悅在獻帝時，多所敷陳，如論政體內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又曰：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又言尚王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置備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于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宏法教。皆通達治體之言。故并附之。

李固陳事疏。本傳。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後官至太尉。順帝時。固遷將作大匠。上書陳事。

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實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

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

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同窺兵于西河斯蓋即積賢人之符

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嘆

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

厚等在職雖無奇趣然夕陽孽孽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

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

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

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

勅令起

陳陽城曰積賢為道積義不磨易言拔茅連茹詩言藹藹王多吉士即此意也

李固奏記梁商

王龔傳○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順帝時拜太尉龔深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忌懼谷使賓客誣奏龔罪帝命亟

自寔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事即中廼奏記於商

今日聞太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脩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為苟行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為讒佞所構毀衆人聞知莫不嘆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寃之義纖微感慨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沉靜內明不知加以非理平使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昔侯得罪袁盜解其過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寃時君美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撓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

茅鹿門曰王龔疾宦官專權疏陳其惡而宦官有以中傷之其事危矣商不之救而必待固言始悟者想其情必比于內也然固所言但言宜救之體不深辨中傷之故最得體要

鍾伯敬曰持議正大於情理適為至當故能使覽者傾心必從

李固與胡廣趙戒書

本傳○順帝崩太子冲帝立年二歲冲帝立一年崩固以清和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梁冀不從廼立樂安王子續

年八歲是為質帝立一年莫忌帝聰慧恐為後患者令左右進鴆弒帝帝崩
又議立嗣事固引胡廣趙戒杜喬仍以清和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
立為嗣先是蠡吾王志嘗娶莫妹時在京師莫欲立之眾論既異莫意氣洶
洶言辭激切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曰惟大將軍令獨固與杜喬守本議
莫怒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莫畏固終為已害誣以事誅
之臨終與胡廣趙戒書太后梁商女莫之妹也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趙
戒字子伯蜀郡成都人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

文帝宣帝皆羣臣迎立得與漢祚

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

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于義得矣夫復何言

得書悲慙長嘆流涕

鍾伯敬曰大臣隱忍亂朝坐視權奸夷戮忠義不敢出一言以相救者止重愛其

身與官也說到良史無私惡聲流于不朽其不汗顏心死者真禽彘之不若矣

蔡聞之曰權文公謂西漢之亡亡于張禹東漢之亡亡于胡廣者以此然禹罪尤

浮于廣也廣等與孔光同醜耳

廣在台輔三十餘年歷事六帝位望赫然與李固定策議嗣附從權貴又與中常

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于時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噫獨

不念身後之名哉

陳琳諫召外兵何進傳。時何進規謀宦官，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引兵入京，以脅太后。琳諫云。

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

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

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

功必不成，祇為亂階。

蔡邕聞之曰：數語道破琳誠先見哉。

曹操與孔融書孔融傳。融字文舉，時號孔北海。孔子二十二世孫，獻帝時遷少府。融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發辭多忤操意，操以融名重

天下外相，容隱而潛忌之。後操搆成其罪，下獄。弃市時，山陽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仇怨，操故書激厲之。郗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

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破家

為國，及至其敝，眊眊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鼂錯念國，構怨于袁，益屈平悼楚

受譖于椒蘭。子椒。子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朱浮與寵不相能，數鄧禹威損，失于宗馮鄧禹

征赤眉，令宗欽馮惜守恂邑。二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

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賈復部將殺人，寇恂戮之于市，復以為恥，常欲手劍恂，恂避之後，帝與解分兩

前半引古
事爭讓並
列舉以立
案

後半人今
事鮮他人
之嫌明白
已之意外
則仗義執
言定則色
藏禍心

此段言郝
慮奏言自
已免官俱
屬本分事
已立不怨
之根

後漢書年錄

人結歡極
友如初
光武不問伯升之怨
伯升光武兄也為更生所害光武不能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更始以
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
是慙

小介
介猶藩介公法難平私情為藩芥也
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

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于鄭元康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

舉奇逸博聞誠恂令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于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

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

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

鍾伯敬曰操殺文舉之意已露于此然其文恰工綴有風味

孔融答曹操書孔融傳○即報前書也

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郝慮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于

見私信于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懼欣受之昔趙宣子趙

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國語曰宣子言韓厥于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

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况無彼人之功

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屈智非鼂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迺使餘論遠聞所

此段明已不肯與人結怨先用空說

此段着到郝慮身上處已處人俱得說來心平氣和文舉亦工於立言矣

以慙懼也。朱浮彭寵寇恂賈復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

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昔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

競。見左傳。襄公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勝下之負。韓信貧賤。淮陰少年侮榆次之

辱。荆軻嘗遊榆次。與蓋聶論不知敗毀之於已。猶蚊虻之過也。蚊虻之害。過子產謂

人心不相似。或矜執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

鑪累土為之。以居酒。瓦韓子曰。宋人有沽酒者。斗粟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而酒

不售。酒酸者。怪問其故。所知閭長者。場情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

畏焉。今孺子懷錢挈壺。往沽。言已現在。免官。罪在無用。其人無元也。狗猛何故不售。曰。人

狗逆。斲之。酒所以酸。而不售。至於屈穀巨。鄙堅而無。寡當以無用罪之耳。韓子曰。齊

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待人。以食。今穀有樹。籒者。法堅如石。厚而

無。寡願獻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于樹。籒者。為可以盛也。今厚而無。寡則

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對吾無以此籒為。它者奉尊嚴教。不敢失

也。將棄之。今仲不待仰人。而食亦無益。人國亦堅。籒之類。墜郝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穀。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不輕公叔之升。臣也

知同其愛。訓誨發中。言曹公與已同愛郝慮。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禮記。檀弓曰。滕叔敬叔。弟子服惠伯為戒。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况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慮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張奉先曰。老曹欲除天下之望。假手郝慮。而復作書以調平其間。真所為使人殺

人而已涕泣安慰之何其詐也北海窺見其意但自引咎不與相爭盖自處至高而不知其愈為操忌耳

孔融與曹操論盛孝章書

孝章名憲會稽人素有名孫策忌之融與善憂其不免禍迺與曹公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害子匡

奔魏後位至征東司馬融傳內不載仍應附于此鈔為是此篇范史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公謂曹操言公年滿五十融過于二歲也

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言其憂危已已望了數日之意

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狄滅邢桓公不能救桓公取之見公羊傳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

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後漢

朱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著絕交論以非本言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宏矣今起

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能評譏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以稱嘆燕接筆

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適當以招絕足也見戰國郭隗惟公匡復漢室宗社

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蹕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

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

首段從交情叙起

次段是請救正意

以上就友道說以下就人才說

三段言孝章之才有益國家以

為薦賢之情舉更為正

舉更為正

大光明
四段即赴
燕事以歌
動而激發

首段總帽
起上句一
篇綱領尤
重在忠臣
立權一句

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見史記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
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所云者欲公崇篤斯義
也因表不悉

孫執升曰前半以交情論則當致孝章以宏友道後半以國事論則當尊孝章以

招眾賢深情遠韻逸宕絕倫

浦二田曰要對乞書救難入解不得但以薦賢公共語濁看一副愛士愛友熱腸

筆墨外神韻拂拂北海曠代逸才也

袁紹討曹操檄袁紹傳紹字本初汝南人為冀州刺史魏志琳字孔璋廣陵人時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

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
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脅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曹

公愛其才而不責之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

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望夷宮名趙高殺二世于此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擅斷萬機

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文帝也呂

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劉章與太尉周勃等誅之大臣乃謀逆大王為孝文皇帝故能王道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

次段叙一已之受德于操保宥任使恩遇稠疊只就說尚是寬步作引

之明表也。謂明白之表儀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宦徐璜並作妖孽。饜饜放橫傷

化虐民。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桓帝即位加官特進左宦為小黃門徐璜為中常侍父嵩曹騰養子乞匄攜養。因職假位

與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嵩靈帝時貨賂中宦及輪西操贊閣遺醜

本無令德贊謂假相連屬也標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謂自董統鷹揚掃除兇逆將

軍何進與紹誅諸閹宦進被殺紹續遇董卓侵官暴國于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董卓

呼紹欲廢帝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出奔冀州卓叙一舉操共一事之由此第一番一掃一殺

策畧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迺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肉數喪師徒敗

于董卓再第二番一保一任董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今山東兖州刺史即今山東

府被以虎文衣授以偏師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赴之報即左傳秦孟明數敗而操

遂橫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守令邊讓英才俊偉以直言正

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操在兖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操操殺讓族其家自是士林

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于徐方地奪于呂布彷彿東喬踰據無

所陶謙為徐州刺史操征謙糧少引軍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謂呂布之

黨故復援旌擐甲席捲赴征紹征呂布諸史不載金鼓響振布眾奔沮拯其死亡之

三段備舉
操之罪惡
迺就朝廷
公憤言是
此檄正筆

患復其方伯之位

操圍呂布于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是則幕府無德于

充土而有

宋任大造於操也後會鑾駕東反羣虜亂政董卓從天子都長安後時冀州方有

北鄙之驚

公孫瓚匡皇離局遠其部曲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

翊衛幼主

謂廢操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

漢官儀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謂者為外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高祖至所惡滅三族群談

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

尉楊彪典歷二司元綱極位操因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備至觸情任惑不

顧憲章彪字文先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馬時袁術僭亂操托又議郎趙彥

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

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景一什母昆兄弟及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帥將

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曹瞞傳破梁孝王棺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

泣劉處一暴一骸一是一殘及一百姓又署發印中郎將摸金校尉二官專任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宮之官而行

桀虜之態汗國虜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督繳充蹊坑穿塞路喻法

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塙是以充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

四段入報
討正文詞
如風雲咸
如雷震有
聲有色

未段坐實
篡逆迺為
探本罪狀
大臣所當
立權靖難
者也然尾
三句振揚
大義鼓舞

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莫可彌縫

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迺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忠害善專為梟雄往歲伐鼓

北征討公孫瓚瓚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之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暗與瓚書

欲託助王命以見掩襲操軍渡河託言助紹實圖襲鄴以為瓚援會瓚破紹亦覺之以退軍屯于敖倉故引兵造河方舟北

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行人使人也操使人自發露也魏志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故使鋒芒挫縮

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表紹將進兵攻許操留于禁屯河上操軍官渡按官渡城名在河南開封府中牟縣北敖倉在開封府河

陰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軌之隧猶轍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

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中黃伯鳥獲夏育皆古勇士并州越太行青州濟漯時袁

紹長子譚為青州大軍冀州本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劉表為荆州刺史北與袁

陽縣葉今南陽府葉縣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熖吶飛蓬入滄海而沃漂

標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網弛維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

衛內實拘執懼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迺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

不昂哉

林次崕曰此書為袁本初自處甚高歷數曹操門地與其罪惡老瞞殆無容身之

人心極有

地詞氣莊重音韻悠揚後漢文字自孔明出師表而下似此殆不多得老瞞愛其才不忍加害有以哉

浦二田曰此檄乃千古清君側之權輿也自外而內自泛而專自肆其虐而逼主一步一緊局大陣堅

袁紹與公孫瓚書

紹與瓚相攻瓚軍數敗迺走運易京固守欲以英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故與書○此書亦陳琳所作袁紹傳公孫

瓚傳俱不載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

踵齊晉

紹攻韓馥于冀州以書要瓚引兵助之紹得冀州

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

初平二年瓚以從弟越故引兵攻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此事在後

紹特挈于前以見已之理直渤海在幽州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

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輟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

豫州

瓚與劉虞有隙而虞子和在袁術所瓚遣從弟越將千騎詣術陰令執和而袁紹又與術離貳時術以孫堅為豫州刺史紹更以周昂為豫州刺史襲奪堅陽

城術遣越助堅攻昂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以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

此所謂犯暴豫州也

明已直一

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越為袁術所遣本不關瓚而足

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傑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

越攻昂為流矢所中

首段從已直處叙起而指彼曲獲佐戰勝作束全要抬高自己

次段又從彼曲叙起
疊明已直
而以彼之
反覆二三
作論議全
是痛貶他
人

而斯言猶在于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

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震我泚上越死璜怒曰余弟死禍起于紹遂出此兵磐河進攻冀州泚水冀州

所屬毒偏生民幸延白骨孤解不獲已以發界橋之役璜自出拒璜與璜戰于界橋南是時足下兵

強弱相懸勝敗相反氣霆震駢馬電發師僕徒肇合機械不嚴強弱殊科璜寡異倫假天之助小戰大克

遂陵躡奔北因壘飽穀璜兵三萬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承之璜軍大敗此非天威棊謀福豐有禮之符表

乎足下志猶未厭迺復糾合餘燼率我蚩賊以蕪渤海孤又不獲甯用及龍河之師

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竝犇此又足下之

為非孤之咎也璜復遣兵擊紹至龍湊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擊破之龍河即龍湊也

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紹與璜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後此得

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甯每輒引

師南駕以順簡書紹以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璜後與紹和親各引兵論斷于勢張趨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

不至孤是以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

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強弱異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

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

三段見內
外離攜之
失勢

未段言進
退無定之
非策

烏桓濊貊皆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

此非孤德所能招。迺足下驅而致之也。始劉虞在幽州能以恩信結烏桓鮮卑。瓚攻

等起兵報仇。迎虞子和與紹將麴殺虞據幽州興平二年虞從事漁陽鮮于輔

義共攻瓚。破之。鮑印瓚從鎮易京。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

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

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任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迺界橋塞旗拔壘。先登制

敵者也。始聞足下鑄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發奮。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

領竦望旌旆。恠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志。希長

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

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於散牛馬。足下獨

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

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人

其書如期舉火擊火。設伏擊之。瓚乃自殺。張泰先曰。瓚紹隣介并冀之域。勢不兩立。為雄然。瓚非紹敵。以詐偽賊劉虞。以驕

戾失戎和事勢去矣。燕南垂趙北際。徙鎮易地。坐以待圍。亦何益哉。

次段入譚
尚相爭本
事

三段迺責
譚正文前
既聽讒攻
弟後復忘

權彼已之情較曲直之勢立格遣詞絕似左傳中呂相絕秦篇

劉表與袁譚書

袁紹傳。譚字顯思。紹長子。為青州刺史。紹死。次子尚為冀州刺史。嗣紹後。譚與操戰。敗。令尚益兵助之。尚不許。二人有隙。兄

弟相攻。表以書勸之。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

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謂紹志同願等。雖楚州魏冀絕。遊山河

迥遠戮力廼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

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殞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于

鄴都揚休烈于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詩小飛于

竿旌無忘楚之讒人左傳作無極游于二壘竿旌二壘者謂譚尚也使股肱分為二體勾脅絕為異身初

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迺知關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讐之計已決左傳高辛氏有

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爭討譚先攻高兵端開自譚也旃旆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

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益時有之然或

欲以成王業若周公誅管蔡之類或欲以定霸功若齊桓公殺子糾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強於一

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襄齊公報九世之仇士匄卒

親即鑿言譚
豈復有人
心耶

未段勸其
敦好破其
宿嫌以致
書本義作
收結

荀偃之事

左傳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伐齊濟河病目出及卒而視不可含鑿盈曰其為未卒事于齊故也士句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有如河乃瞑

受合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荀偃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

子士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國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况忘先

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

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于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

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慚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

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耶今仁君見憎于夫人未若鄭莊之于姜氏昆弟之嫌未若

重華之于像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終受有鼻之封顧捐棄百疴追襲舊義

復為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

鄧定字曰說意比孔璋較醒透而遣辭不若陳之舛鍊然自昭明以來取彼舍此

將文作僅取辭耶

譚尚兄弟之變起于尚之不肯助兵成于郭平之譖而寔起于紹之偏愛所致按

紹傳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于紹紹亦奇其姿容欲

使傳嗣迺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

後漢書

卷下

三

首段望其敦親德怨復仇為國勉之以正

中段恐其墮宗失望達義遺害懼之以禍

悉止分定故也。慎子曰兔走于街百人追之貪人俱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為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也
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左傳年均以德德均以卜願上惟先君成則之誠下思逐兔
分定之議若其不改禍始此矣。

劉表與袁尚書

後漢書袁紹傳于表遺譚書後去又與尚書諫並不從而不載其事其書于注內載之與此互有異同今兩酌之附于譚書之

知變起平。評名郭名 禍結同生。追關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屍流

血。聞之咽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軍。皆所以翦除災害。而

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是故雖滅親不為尤。誅兄不傷義也。今二君初承

洪業。篡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責。當唯曹氏是務。不爭雄雌

之勢。唯國是康。不計曲直之利。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

用。若使金與金相逐。火與火相爛。則焦然摧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表天性峭急

迷於曲直。仁君智數宏大。綽有餘裕。當以大包小。優容劣。縱有難忍之忿。且當先除

曹操。以平先公恨事。定之後使記注之士。定曲直之評。不善且榮耶。且初天下起兵。

以尊門為主。是以眾寡喁喁。莫不樂袁氏之大也。今雖分裂。有存有亡。嚮然景附。未

有革心。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謬。克已復禮。當戮力長驅。共獎王室。則伊周不足三

未段叮嚀
勸誠不盡
拳拳之意

五伯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則戎狄蠻夷將有誦讓之言。况我同盟，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且行違道，以自存，猶尚不可，况失義以自存而遺敵之禽哉！此

韓盧東郭自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也。戰國策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逡環三者，三騰山者，五

免極于前，犬疲于後，犬免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昔齊公今齊魏久相持，臣恐強秦大楚起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昔齊公

孫竈卒，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故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個，姜氏危哉！與劉左將

軍及北海孫公佑共說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今整勒士馬，憤踴鶴立

冀聞和同之聲，約一舉之期，故復遣信并與青州書。若其秦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

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

鍾伯敬曰：袁紹袁術既以兄弟二家各樹強藩，以相攻伐，後先相亡。紹子復踵前

轍，至不顧父仇，終以屠敗。劉表所為韓盧東郭，自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斯言誠

切中矣。然表又不能自鑒，致廢長立愛，以喪荊州，何也？

譚求救于曹，故前篇重在忘親，即讐意。尚環攻于譚，故此篇重在失義，自亡意厥

遂。譚尚俱為操所擒，鵠蚌相持，漁夫得利。犬兔俱斃，田父獲功。表之言不信，然哉！

孔僖上章帝自訟書。本傳：字仲和，魯國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時僖遊太學，鄰房生梁郁陰上書告僖誹謗武帝，譏刺

非誹謗先帝一層

非幾刺時政二層

非所以開言路廣聖聰三層

非所以示後嗣垂休光四層

當世事下有司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自訟帝省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僖載儒林列傳依書次編之故文在後

先辨前事

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

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

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于人也誅責後辨今事且陛下即

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教未深一步更痛一步天下所具也知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

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

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關陛下

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

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

國語齊桓親迎管仲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昔我君先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而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

不血食敢問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迺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

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

竊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

蔡邕聞之曰古人質直不事忌諱左氏不諱魯司馬氏不諱漢班氏父子猶漢臣也

作漢書亦不諱。後世非異代不可為史矣。此疏痛快直捷。且為不能光揚前列。徒

好掩諱者發矇。

班彪議答北匈奴疏。南匈奴傳。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

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據班彪奏云。

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失其

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

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事。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

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

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賞。支單于背德被誅。以此

二者行事。曉告之也。支即呼韓兄名。呼屠吾斯。報答之辭。今必有適。適猶所也。言

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單于者。即所謂此也。先以周旋語報答之辭。必

令得。今立橐單。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

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

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

滅郅支。元帝時。郅支坐殺使者。谷吉都護。甘延壽。陳湯發西域兵誅討之。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南向

此是議答之引揣彼已之情恐中外之勢

以下是議答之辨制。置有體處。置得宜。

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

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

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族百蠻義無

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

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

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令齋雜繒五百疋。弓鞬音鞬居鞬丸一矢四發。遣遺

單于。藏弓為鞬。藏箭為鞬。丸即箭。服也。發四矢曰發。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疋。斬馬劍

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

厲武節以戰功為務。等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朕不愛小物于單于。便宜

所欲遣驛以聞。

唐荆川曰。此與文帝賜匈奴書各絕一時之勝。可為達于國體。明于虜情。真有用

文章也。

蔡聞之曰。裁答得體。中其忌諱。亦以漢威素著故也。范文正與元昊書。自高位置。諄諭懇懇。反遭其侮。耳無他漢強而宋弱也。

光武紀論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光武父名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

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

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為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忌惡

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又為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為

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喟嘆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

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亦云。劉秀當為天子。其王者

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乘時龍而御天哉。開唐宋作家筆體

論祇及初生之符瑞。寔則豁達大度。同符高祖。而密理過之。帝王自有真信哉。

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微急。未嘗復言

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每旦視

朝。日側廼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廼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倦。承問諫

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適。帝曰。我自樂此。

首段舉周禮之典制列前代之得失統論作旨

次段以秦及前漢作引浸失禮制漸流淫亂矣

不為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明能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皇后紀序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

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理。夫人于后猶三公九嬪掌教。

四德。比九卿掌婦學之法世德主喪祭賓客。比二十七夫夫掌祭祀賓客喪祭之事女御序於王。

之燕寢。比八十一元士叙于王之頌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女史掌禮書內令亦如太史之于王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聲。齊孝公孟姬曰妾聞也。彤管赤管筆詩貽我彤管玉佩環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表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

肅雍險詖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闕。雖作諷。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起姜氏請愆。周宣王常夜卧晏起姜后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

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桓公多內寵有晉獻升戎女為元妃。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立以為妃終於

五子作亂。齊桓公死有家嗣遘屯。獻公受驪姬之爰建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

倒衣裳。詩綠兮衣兮綠衣黃裳俞妻上僭也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

三段叙後
漢前載事
光武明帝
制馭宮闈
可為世法
然未設外
戚理政之
禁不改女
后攝位之
制卒致六
后臨朝禍
延累世可
為惋惜

四段叙後
漢後載事
前尚不失
大綱此則
流弊已甚
詩云赫赫

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始皇破六國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爵列九品。漢因

稱號正嫡稱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大

禮大臣坐汗穢男女無別者曰帷薄孝文衽席無辨。史記孝文幸慎夫然而選納尚

簡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迺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婕妤一媼娥二容華

昭儀五元帝置美人六良人七七子八八子九長使十少使十一妖幸毀政之符。外

五官十二順帝十三舞涓共和娛靈保林良娣夜使者共十四。妖幸毀政之符。外

嫵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彫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皇后正

寢五為六宮以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

下夫人分居焉。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人。漢儀注八月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

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人。漢儀注八月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

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

宮。擇視可否。迺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詰。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

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閭之言。禮記內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

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

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幼主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家宰

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于昭。王家

宗周褒氏
威之書曰
牝雞司晨
惟家之索
畧同一揆
可為浩嘆

富于贏國昭王年少宣太后自知事以同母弟漢仍其謬知其非改東京皇統屢絕

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桓靈臨朝者六后順烈帝實太后和熹鄧太后安思閻太后莫

不定策帷幄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周禮惟人掌帷幄幕

兄隲等迎立安帝年十三冲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迎質帝年八歲任重道悠利深

質帝崩迎立桓帝年十五桓帝崩竇太后與兄武迎立靈帝年十三任重道悠利深

禍速身犯霧露于雲臺之上靈帝時中常侍曹節矯詔遷太后于雲臺謝弼上封事

見天家嬰縲紲于囹圄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終于陵夷

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嘆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故成敗事異而同

居正號者並列於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行所奉者則隨定事附出謂安帝母左姬

類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詳賈貴人及虞美人之類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孫執升曰尊崇外戚任用奄人皆母后臨朝所必至也事始于秦禍烈于漢覆轍

相尋傳為家法殊可浩嘆篇中就漢言之已足為千古炯戒蔡邕聞之曰漢之大害

外戚與宦官耳外戚之橫則由母后專政始也西漢既誤東漢再誤蔚宗原本言

之整贍中有道鍊氣有警擊筆洵足追蹤漢魏非五代人所能學步也

齊武王績傳論王字伯升光武兄也初帝與凡俱附更始更始忌之為所謀害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致志益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土。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潘臨云。請劉公一信而降。故岑彭以顯義。初彭守宛。食盡降漢。諸將欲誅之。始封彭為歸德侯。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謂不用樊宏。光武之言。忽輕也。嗚呼。古人以蜂蠱為戒。謂邪小蜂。蠱有毒而沉國乎。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蔡聞之曰。以伯升之英武豁達。而舉事不成。天也。伯升頗類孫伯符。兄不成而弟繼之。但仲謀不能及光武帝耳。又頗類項梁。但梁烏得及伯升。羽之卒無成。又不必論也。贊語道出伯升心事。極為惋惜。無限低徊。

吳蓋陳臧列傳論吳漢 蓋延 臧宮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之恩。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為群。尚未足以為比。功上烈也。至于山西既定。華山威臨天下。謂誅

公孫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曰。臧宮馬武

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昆吾。水之北矣。光武審黃石。臧宮傳。宮與馬武上書。請擊匈奴。詔報言曰。黃石公

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也。存包桑開玉門。名關。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西域傳。建武二十二

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中國初定皆還其侍子匈奴傳建武二十八年匈奴遣使貢馬及裘乞和親帝報曰單于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馬裘今贈繒五百疋其意防益已宏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高祖七年擊斬馬劍一城被匈奴圍七日迺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為流矢所中

論吳蓋諸人而歸于光武不肯輕兵武夫之氣帝王之度相越豈不遠哉

中興二十八將論傳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

用然原失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迺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唯庸動賢

皆叙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史記管仲寢疾桓公問政將安移對曰隰朋可國語

文公使趙衰為卿詳曰降至秦漢世資戰力至于翼扶王運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繪

屠狗輕猾之徒灌嬰賈繪樊噲會屠狗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降

則亂起蕭何樊噲且猶縲綆信韓越彭終見殄戮不其然乎此層作餘意帶及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

輔五世莫非公侯自高祖至孝武五世宰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

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

第一層虛 第二層觀 跌

之志雖寇恂鄧禹之高勳。取奔賈復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

已。加以特進侯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

其傷已甚。格正也若以上法繩正何者繩直則虧傷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

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速。不得不校其勝否。

猶可。即就也。以事相權。謂平其輕重即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

武光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賈復傳帝方以吏事責三

侯。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昔

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高帝紀張良曰陛下起布衣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

顯。郭伋傳伋言選補眾職當簡鄭興傳上疏曰道路咸曰朝廷

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

明帝追感前世功臣。迺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

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跌宕洒脫無縛臆之習。尚有西漢氣骨。○論二十八將。卻從光武能保全功臣生

議主腦大眼光遠。○光武不以職事任功臣。非薄也。所以懲蕭樊縲綆。信越趙戮

之失也。然後世以功臣任職，亦多有不免者。固不獨高帝之世為然矣。光武優以爵祿，不假以事權，迺深識遠見，光明洞達，心胷故諸將身名俱得，泰行慶于後也。君臣相得，上下不猜，可謂萬世法矣。○出而安攘，入而調燮，世寧有幾，況同櫛沐者，或多鷲魯挾寵之人，藉祿蔭者，不少蒙安驕溢之輩。且世及過隆，則寒峻道塞，光武不任事，以保全元勳。

即廣開賢路，可謂兩得。

馬援傳論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于人，則能怒自鑒，其情亦明矣。

顏挫跌宕，寄慨遙深，垂誠無窮。○伏波奇傑人也，少有大志，不能守章句，初欲就邊郡田牧，凡況曰：汝大才，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及後定交趾，還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眾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

論孝之道
兩路夾說
義圓理正

毛義一事

長久乎。先生莫用相濟。莫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為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莫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莫曰。諒為烈士。當如此耳。後武陵五谿蠻叛。援年六十二。自請往擊。帝聽其老。未許。援復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想其壯志。雄略千載。下如將見之。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序

劉平 趙孝 淳于恭 江革 周磐 趙咨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孝經曰。雖日用三牲。猶為不孝。言孝子者。以和顏悅色為難。非謂三牲而已。然不可闕甘旨。存器而亡本。樂之適也。適。失也。言威飾鐘簋之器。而忘移風之本。是失樂之意。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不義而崇養。更為親憂。是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檄。召書。義為安陽尉。府檄。

到當守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

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嘆曰賢者

固不可測往日之喜迺為親屈也斯蓋所謂親老家貧不擇官而仕者也建初中章

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如賜羊酒壽終于家安帝時汝南

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

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

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迺中

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頓猶廢也曰吾少

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者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

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虛淡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

加禮如毛義告請假也滿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也年八十餘以壽終若二

子者推至誠以為行行信于心而感于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

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于篇自此已上並華橋之詞也前一段是嘉言後二事是懿行劉趙諸人可得其梗槩矣

班固傳論

論曰。司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激揚也。詭毀也。贍也。抗退也。抗進也。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即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是。然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固叙游俠傳曰。劇孟郭解之徒。馳驚于閭閻。雖具陷于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李路仇牧而不悔也。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猶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蠶室。然亦身陷大戮。固被事死于獄。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于目眈也。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眈。言班固譏遷被刑而不知身自遇禍。

論班即及馬。評其文兼及其遇。兩人著作。皆俎豆千秋。而均不能身免。哀哉。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叙。周燮 黃憲 徐楫 姜肱 申屠蟠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易繫辭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

卷而懷之。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效時

及其止也。則窮棲茹。寂藏寶以迷國。太原閔仲叔者。閔貢字仲叔世稱節士。雖黨周之潔

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舍菽飲水。遺以生菘。受而不食。皇甫謐高士傳。黨見仲叔食無菘。遺之生菘。仲叔曰。我欲

首頰耳今更作煩耳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

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

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遂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

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令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廼嘆曰閔仲叔

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修清節資財千

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隐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未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

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

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

德以惠下故臣可得_○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于家桓

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

也○達時則多達志則不一行不一如不一出此數語尤真切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

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于諸子何有哉遂隐居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

之界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已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

區而載之

閒閒敘述。不以繪藻見長。而筆致堅老。彌覺古韻鏗然。撮叙數人之事。以成文。另是一格。與劉趙淳于等傳叙同法。

馬融傳論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謂落于漢陽時。融作廣成頌。性鄧氏滯于東觀十年不得調。將有意于屠員。

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融怨于鄧氏不敢復忤權勢。遂為梁冀草奏。李

固又作大將軍賈。第頌為正直所羞。固。知識也。能匡也。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

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胥靡也。靡隨也。謂相隨受刑之人也。坐不垂堂者。

千金之子也。融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眾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原其大

略。歸于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馬融名儒也。鄭元盧植皆其門下士。惜貪富貴。好佚樂。終以黨惡貽譏。人固可以不自立哉。

蔡邕傳論

論曰。快也。二。意氣之盛。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悲也。當伯喈抱鉗。扭徒幽裔。仰

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乎。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甌

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邱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

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三日之間。位歷三臺。匡道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

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北叟塞上叟也。其馬亡入胡中。皆弟之叟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

賀之。叟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吊之。叟曰何知非福。屬

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皆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見淮南子。其慶者夫。豈無懷。慶謂恩遇也。荷恩君子斷刑尚或為之不舉。左傳鄭伯見號誤曰

不舉。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謂王廼追怨子長。謗書流後

放。此為戮未或聞之典刑。

伯喈非黨卓者也。特以恩遇之隆。不能無情耳。允遽殺之。未免過刻。馬太尉之論

允矣。按本傳。邕嘗以罪髡鉗。徙朔方。後逢大赦。宥還。避禍亡命江海。遠跡吳會。

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

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

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

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為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

為未可。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

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八畫兩檐。遠近以為非宜。卓於是改乘卓蓋車。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譙。輒令邕鼓琴贊事。邕言每多匡益。然卓多自用。邕恨其用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兖州。若道遠難達。且適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廼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嘆。有動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耶。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黜首刑。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母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元聞而嘆曰。漢世之事。誰能正之。兖州陳留聞畫像而頌焉。

陳蕃傳論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或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而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蕃與竇武謀誅中官事彼非不能繫情志違埃霧也果以誠求之則難矣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已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稟稟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筆勢跌宕品評亦允

黨錮列傳序論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好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于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未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亦不教而成舉中於理則強梁褻奪戰國時士術已穎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賤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強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從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已希染習氣種下病根

先統論作
冒推風教
感衰之故
潮士習隆
替之由其
病源激于
氣矜其流
弊隨為偏
黨聲名日
成此為一
大哉

至此漸以
結党從崇
四豪講六
藝矜氣節
原起可為
論世之識

闡寺句須
着眼闡寺
廼黨人之
對也李膺
革之禍發
自張成交
通官官張
儉輩之禍
發自朱並
承望常侍
源流畢貫
此下叙第
一次黨禍
黨之始黨
之因黨之
首黨之從

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故不能反。及漢祖仗劍。武

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潤。緒餘四豪之傑。魏無忌趙勝黃歇田文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

怨惠必讐。策挾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相與信為任自武帝以後。崇尚

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

宣帝集諸儒于石渠閣。講論六藝。召五經名儒。蕭望之等。大議公穀。同異。同已者朋黨。之異已者攻伐之。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

流。恥見纓紱。遂廼榮華。卮壑甘足。枯槁龔勝薛方郭欽蔣詡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

國命賢但流而漸失遂激而成黨矣身懷方彌相慕。龔去就之節。重於時矣。謂逢萌嚴光周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

國命黨所由起卽禍所由發委於闡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以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

覈公卿。量裁執政。婞也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

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于甘陵

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君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

矩。房伯武。植因師獲印。周仲進。福二家。賔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

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晉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

亦委功曹岑暉。晉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

黨之牽連禍所由發獄所由解歷歷叙次又為一大截

交通宦官四字着眼此黨人之正對

此下為第二次黨禍羅織愈多株連更甚卒便冠發于外禍中于國可為

岑孝公字宏農成瑨但坐嘯謝承書成瑨遷陽南太守是時桓帝中貴外親張子禁

汝南太守署范滂為功曹委任政事任善之名聞于海內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舉學簿全數未郭

林宗名賈偉節彪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生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楷模李元

禮膺不畏強禦陳仲舉字蕃天下俊秀王叔茂字暢又渤海公族進階公族姓扶風魏齊

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

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

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評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

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于是天子震

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連及陳寔之徒二百

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構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

武並表為請帝意解稍廼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

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其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

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愷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

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

千古烟成
又為一大
裁

承望中常
侍侯覽意
旨句着眼
黨禍之發
總由宦官
羅織前黨
仍被宦官
一網打盡

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行人者。

也。張儉、岑晫、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踪者也。度

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蕃姓王章、為八厨。厨音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又張儉、鄉人朱並、並素儉、佞為張儉所弃、並懷怨望。承望中常侍侯覽、覽家防東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退

絕表章不得、通由是結仇。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

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元、徐乾、為八俊、此靈三人也。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

公緒、恭、恭名為八顧。朱楷、田槃、踈、耽、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墀

除地于中、此為墀。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刊削也、不欲宣露朱並名、故削除之、而直捕儉等。大長

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

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

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没、不及、或二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

眦之忿、溢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

熹平五年、靈帝之九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

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于是又詔州郡、更攷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

此亦官者
獨賢所謂
以此始以
此終也

總收筆力
高簡字字
總見眉目

蔡聞之曰
余初讀子
瞻文贊止
海推尊特
甚以為出
自子瞻之

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親屬五光和二靈帝之十二年年上祿縣名長和海上言禮從祖
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令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
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靈帝之十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
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黃巾賊帥合謀為變滋大海
之無救帝懼其言迺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
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行
五字贊結可痛亦可戒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

浦二田曰。鈞黨之禍。激于權豎之畏物議。資為草澤之揭義旗。自東漢始。可為流
涕。夫亦士人抗清聲。持虛氣。從風而不反。自招之也。時惟申屠蟠見幾明決。以謂
處士橫議。禍至阮儒。嗚呼。明之東林。其覆轍矣。錄此為鑑云。

東漢競尚名節。然矜情任氣。終為清流之禍。雖亦當時宦官交通。半由羅織而成。
然要諸君子。未衷于中正之道。亦昧於保身之義也。言之可慨。聞者足戒。

孔融傳論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是以孔

創論北海
千載下第
一知己也
及讀後漢
書通知蔚
宗已先言
之一結既
出以沈痛
未數語風
調更佳似
雲飛翻天
空

引起

從春秋戰
國叙起

前漢

父正色不容肆虐之謀孔父正色立朝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望齊景公嘆曰美哉室其誰
有此乎晏子對曰其陳氏乎融若夫文舉字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
公曰若何曰唯禮可以已之曹操身在不得篡位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不得篡位代終之規啟機于身後也曹孟
折而已豈有負園即委屈可以每也其生哉慄慄焉編編焉其與現玉秋霜比質可
也

宦者列傳序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宦亦備其數閹者守

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正內路月令仲冬命閹尹主領

之審門閹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詩序巷伯刺幽王也寺然宦人之

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也內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

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勃紹管蘇有功於楚晉勃紹即寺人披呂卻將焚公宮披

管蘇犯我以禮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商君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見趙求使人使

其故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傳齊桓公卒寺人貂以內寵以殺羣吏立公子無

公曰太子將為亂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寺人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

後漢書

卷下

下六

入後漢是正文

殿省及高后稱制。廼以張卿為大謁者。官人出入卧内。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

宮伯子。頗見親倖。至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

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前書急就篇元帝黃門

曰黃闈中人主其後宏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前將

之故曰黃門。及光祿大夫周堪健白以為宜罷中常侍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闈人。不復雜調也。他

士至永平。帝明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

總權威。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宦官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慙

帝與鄭眾謀誅竇憲。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眾為大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

延平。被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

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

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

閨牖房闈之任也。永巷掖庭其後孫程定順立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

謀梁冀受鉞。單越徐璜貝瑗左楯唐衡定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

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于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意見排

此段叙真
侈汰之狀
聲勢之隆
黨羽之成
以及蠹亂
國政臨害
忠良令人
髮指然垂
戒之意深
切矣

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五服內之親

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

以十數府署第館暴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于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

侈珍藏嬖媵侍兒謁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

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棄子以自銜達

古者腐刑必重合之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彈書所以海內窮毒志士

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擊戮因復大考

鈞黨轉相誣染鈞黨謂李膺杜密等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實武靈帝時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

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于殄敗斯亦運之極乎實武靈帝時與陳蕃

詔將兵誅武等袁紹又說何進誅中宦謀泄張讓趙忠等共殺進紹勒兵捕宦官等無少長悉斬之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龔與恭同

也罰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立昏弱謂立桓帝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龜鼎國之守

器以諭帝位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謂始以曹騰得位繼而亡于曹氏信乎應歷指陳其然矣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

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至于釁起宦夫其略猶

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輝于門閥。肌膚莫傳于來體。推情未覽其
敬。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
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或敏才捷對。飾巧亂實。
或借譽負良。先時薦譽。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貞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
回惑昏幼。迷瞽視聽。蓋亦有其理焉。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
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隙。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
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宋右之曰。周官閹寺。以備洒埽之役。自預政事。職為亂階。漢唐之禍烈矣。故王者
綴衣虎賁。咸擇正人。有以也。

何義門曰。母后臨朝。官者用事。二者相因而東京之天下危矣。合范氏二論觀之。
可以為明戒。

結處以此始。以此終二句。極言小人之不可用也。唐資突厥。而世有戎狄之患。晉
借契丹。而終有播遷之辱。大抵用小人以得利。未有不受其禍者。桓帝因曹騰之
言而立。而魏武終移漢祚。垂戒深切矣。

逸民列傳序

野王二老 何長 逢萌 周黨 王霸 嚴光 井丹 梁鴻 高鳳 臺佟 韓康 矯慎 戴良 法真 漢濱老父 陳留老父 龐公

易稱遜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謂

許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

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

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湖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

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賔，屢出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其妻誄

遇三黜，不赦兮。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之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魯連蹈

上海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人各有尚，尚志彼雖磴，磴有類法名者。然而蟬脫囂

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

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

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篡字諸本或作篡，法言焉。言其

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貴相望於巖中矣。若薛

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前書薛方字子容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芳咸遂，志士懷仁，斯

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

邪。譬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迺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叙清潔之士。文亦瀟洒跌宕。不累纖塵。逸者大抵性介孤狷。豈必盡屬莘野渭濱哉。性分所至。是其所長。失其中行。是其所短。以之戡定禍亂。則不足。以之風厲未俗。則有餘矣。東漢矜尚氣節。故桓靈之世。雖政亂于上。猶俗美于下。甚至鉤黨變生。端人正士。甘死如飴。則風教有以維持之也。此傳烏可少哉。